



成都魂

书系
主编 章夫

纹道

凸凹 著



蜀锦·蜀绣·漆艺 流光溢彩的国家技艺

四川出版集团·四川文艺出版社

紋道

蜀锦·蜀绣·漆艺

流光溢彩的国家技艺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纹道: 蜀锦·蜀绣·漆艺 流光溢彩的国家技艺 / 凸凹著.
成都: 四川文艺出版社, 2008.5

ISBN 978-7-5411-2656-7

I. 纹… II. 凸… III. 民间工艺—简介—成都市 IV. J528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 (2008) 第016641号

纹道

蜀锦·蜀绣·漆艺
流光溢彩的国家技艺

WENDAO

SHU JIN SHU XIU QI YI

LIU GUANG YI CAI DE GUO JIA JI YI

凸凹 著

策划组稿 金平 黄立新

责任编辑 邱季生

内文摄影 章夫 周孟棋 等

成都市新闻办

封面设计 张聪

内文设计 张聪

责任印刷 唐茵 晋冰

责任校对 韩华 等

书 号 ISBN 978-7-5411-2656-7

开 本 787mm×1092mm 1/16

字 数 190千

印 张 11.5

版 次 2008年5月第一版

印 次 2008年5月第一次印刷

出版发行 四川出版集团 (成都槐树街2号)
四川文艺出版社

电 话 (028) 86259285 [发行部]

(028) 86259303 [编辑部]

邮政编码 610031

网 址 www.scwys.com

印 刷 四川锦祝印务有限公司

定 价 28.00元



一座城池的“锦绣河山”与“漆光异彩” (代序)

凸凹

道可道，非常道。在这个非比一般的道中，舍去其他，只取其道路、法则、规律、本源、本体、精神体系、治理、疏导、讲说，料想之意暂且放一边。然后，再抽取蜀锦、蜀绣和成都漆器中的纹来。接下来的工作是，让纹走向道、道走向纹。

在它们碰在一起的那一瞬间，我们一定会看见一场巨大而不休止的化学反应，一个旋转的万花筒。重要的是，会看见一座城池在“锦绣河山”和“漆光异彩”的盛大簇拥下翩然莅临。

揉揉眼睛，我们还会看见，这座纹出的城池叫成都。

道可道，非常道。老子说得真好，他在两千多年前轻轻吐出的六个字，居然把我在2007年夏秋之季做的一件极其具体的事也说到了。是的，章夫兄邀我撰写的这本人文地理图书不是“常道”，它是《纹道》。

“2006年5月，国务院公布第一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518项，成都市申报的蜀锦织造技艺、蜀绣、成都漆艺和都江堰放水节成为首批国家级名录。”这则消息的发布，无疑是令锦城人欢欣又鼓舞的。但从这则消息里面，我们还读出了什么样的信息呢？

我们知道，该名录由民间文学类、民间音乐类、民间舞蹈类、传统戏剧类、曲艺类、杂技与竞技类、民间美术类、传统手工技艺类、传统医药类、民俗类等10大类构成，入选项数排名前三位的类别是传统戏剧类（92项）、传统手工技艺类（89项）、民间音乐类（72项）。



成都除在传统手工技艺类、民俗类两桌宴席上占有自己的坐席外，其他八桌盛宴上的筷叉尽皆捏在别城的手中。也就是说，成都仅在传统手工技艺这一类中就占有三项之多，即传统手工技艺在国家级平台上一路领先，独揽三金。

成都这座2300年不易城址、安坐如佛的城池自然是智慧的，其智慧决定了它是“心灵”的。而2006年的成都则又来了一个令人惊叹的另侧转身。这一年，成都手工技艺北出剑阁，东下夔门，南走云贵，西上青藏，角鹿中原。在举国展开的“非遗”劲拼中，成功地告诉了世界：成都是心灵的，也是手巧的；成都人不仅嘴巴子厉害，动手能力也强得很嘛。

这就是成书的初衷。因为这一彰显非遗的过程和景象，也是非遗的，用非遗的写技和摄技，纸化非遗中的非遗，我们认为确有必要。——该留下来的，一定要留下来。

现在想来，非遗还真是一个奇妙的东西——我记忆中关于锦、绣、漆最初的最美好的事居然都不是物质的。

红酥手，黄滕酒，满城春色宫墙柳。东风恶，欢情薄，一怀愁绪，几年离索。错，错，错！春如旧，人空瘦，泪痕红□蛟销透。桃花落，闲池阁，山盟虽在，锦书难托。莫，莫，莫！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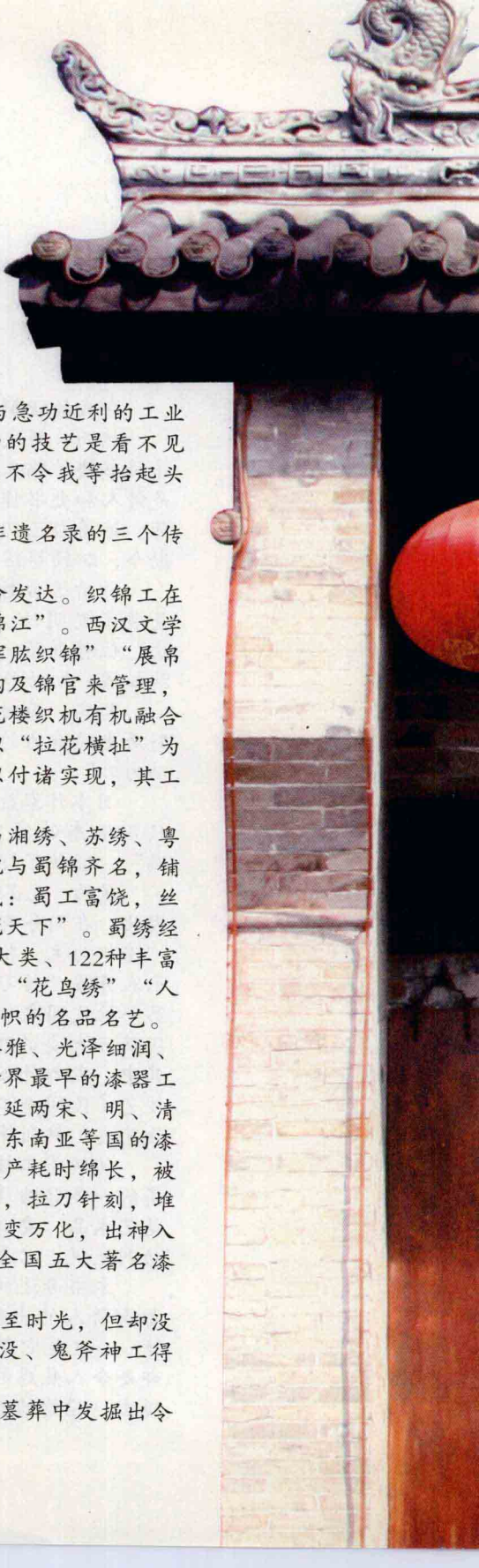
好一个“锦书难托”！对一个从未摸过锦、看过锦而又被春风轻轻撩拨了一下的少年来说，陆游这首《钗头凤》中的四个字真是穷尽了一个年龄段的全部想象。为了表达对唐婉的情感之深之重，陆游用“锦书”来指代了一封最珍贵的情书。但我更愿意相信那是一封早已写在“寸锦寸金”、贵重华美的锦帛上的情书，并且，它一直行走在陆家朱漆深宅至唐婉的路上。

如果说少年时读到的“锦书”属文绉绉一类雅词，那么，稍后从金庸小说中读到的那些震慑绿林英豪、持有国家级武功的“锦衣卫”，则在我还没把一个向度想象完毕时，又给了我一个完全相反的形象向度。

电影《刘三姐》《阿诗玛》中的故事，画面大多不记得了，但零星、残缺的记忆中，长得很好看的女主角在坡边竹楼上、河边榕树下把绣球抛给那令我嫉妒得要死的男主角的画面和细节，让我至今怀想。

除了这个喜色的“绣球”，打动我的绣品中还有朋友况璃的伯父况浩文先生写在手抄本中的那双神秘诡谲、精美如仙物的“绣花鞋”。

至于物质的漆具，我能记得更清晰的，也不再是1984年在万源县城打制的那套新婚用的漆木家具了。我记住了新婚蜜月中的漆光的明亮、温润和喜悦，以及现今的老婆昔时的新娘坐在梳妆台



前，依凭如镜的漆面，拢发、侧面、顾影自足的样子。

物质的艺术品，是技艺落地时的显像。我在书中《漆艺：行走在刀锋和笔尖上的风声》篇中说了，“除了贴身状的言传身教的师徒制度，即或文字、图片、摄像三种方式同时觐缕，也永远只能呈现技艺的皮毛。因此，技艺是慢的，是与急功近利的工业体制和速度背道而驰的。技艺是非物的。非物的技艺是看不见的：是风——因此，那一代一代的捕风者，怎不令我等抬起头来，把他们仰视？”

现在，让我们来看看成都入得首批国家级非遗名录的三个传统手工技艺项目的正面而朴素的描述。

秦汉时期，成都地区遍地植桑，丝织业十分发达。织锦工在“南河”两岸濯洗织锦，因而濯锦之江又叫“锦江”。西汉文学家扬雄在《蜀都赋》中说：在成都随处可见“挥肱织锦”“展帛刺绣”的热闹场景。当时的朝廷还专门设置机构及锦官来管理，所以成都又称“锦城”或“锦官城”。与蜀锦花楼织机有机融合在一起的蜀锦传统织锦技艺，组织设计复杂，以“拉花横扯”为特点的“挑花结本”工艺使蜀锦复杂的纹样得以付诸实现，其工序严密精巧，形成与众不同的独特织锦技艺。

蜀绣是以成都为中心的刺绣产品的总称，与湘绣、苏绣、粤绣并称为中国“四大名绣”。西汉以前，蜀绣就与蜀锦齐名，铺锦连绣。宋代，盛极一时，据《皇朝通鉴》记载：蜀工富饶，丝帛所产，民制作冰、纨、绮、绣等物，号为“冠天下”。蜀绣经3000多年来的不断传承与发展，形成今天的12大类、122种丰富多变的针法技艺，造就了“鲤鱼绣”“熊猫绣”“花鸟绣”“人物绣”等独特表现技法，成为中国刺绣中独树一帜的名品名艺。

成都漆器又称卤漆，以其精美华丽、富贵典雅、光泽细润、图彩精致绚丽而著称。成都漆器是我国乃至全世界最早的漆器工艺之一，发轫于商周，兴盛于战国、汉、唐，绵延两宋、明、清而不断发展，对我国其他漆器工艺流派及日本、东南亚等国的漆器工艺具有重要影响。成都漆器，制工细腻，生产耗时绵长，被誉为“雕镂扣器，百伎千工”，并以“平绘描线，拉刀针刻，堆漆工艺”等稀有技法而自成流派。成都漆器“千变万化，出神入化”，与北京、福建、扬州、广东阳江齐名为全国五大著名漆艺。

在上面的描述中，我们看见了产品、技艺甚至时光，但却没有看见那一双又一双的手——难道，它们神出鬼没、鬼斧神工得把自己都给弄没了？

我们的考古工作者，一次又一次在皇亲贵族墓葬中发掘出令



世界为之雀跃的古工艺品，却从未创出过一具能工巧匠的白骨。我满以为在史学家、文学家的文字里可以找到几个扑满泥尘的很民间的名字，哪怕是疏忽大意之间一笔带过中夹杂、度藏的也好啊——可是，我获得的，是再一次的失望。

在我的理解里，大师就是那些身怀绝世非遗技艺的人。

然而，历史居然遗忘了他们，遗忘了一群大师。褰开一座一座藏书楼的锦衣，只有两大类人物身影幢幢：一类是官员，一类是诗人和史书作者。看来如李白们的诗人，是唯一未被遗忘的大师。读着自己1989年写于江油的诗歌《大师出没的地方》，望古勘今，环顾苍茫大地，歔歔不已。

你看远古时代，这个是尧发明的，那个是舜发明的，再一个是黄帝发明的，可能吗？很多普通人做的一切都被“幻影大挪法”位移到了一个不普通人的名下——看重官文化的中国人自古就知道一切功劳归领导所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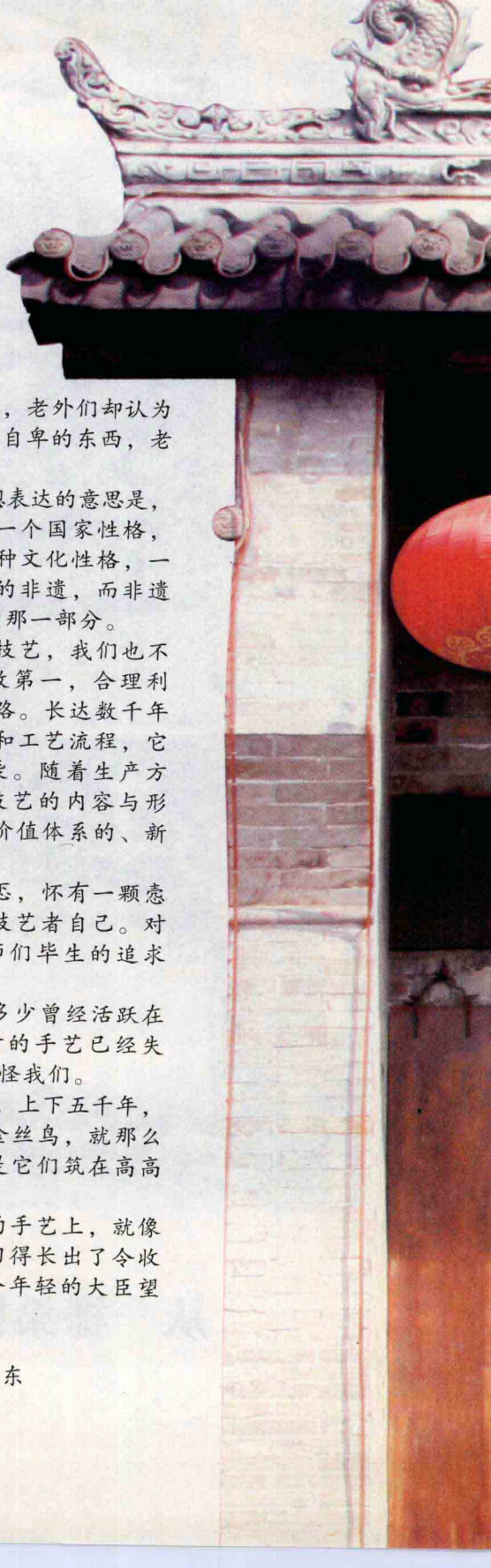
其实，面对史状，早在1945年春天就有一个人发出了意欲改写历史的有力的声音：“人民，只有人民，才是创造世界历史的动力。”

日本作家盐野米松写的《留住手艺》一书，“遗漏”了一切，只用活态的写实手法介绍了28位日本手工艺人。作家的“遗漏”，留住了28位民间艺人在日本未来历史中正写的名字。

是的，现在我们终于明白了创造技艺和产品的主体乃人的力量。因此，在国务院公布名录一年后的2007年6月，为对非遗项目实施“保护为主，抢救第一，合理利用，传承发展”方略，在着眼传承人开展“传习活动”为重要特征的选择范畴内，文化部公布了第一批民间文学、杂技与竞技、民间美术、传统手工技艺、传统医药五大类的226名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代表性传承人。其中，成都计五人，为：蜀绣（民间美术类）郝淑萍，蜀锦织造技艺（民间手工技艺类）叶永洲、刘晨曦，成都漆艺（民间手工技艺类）尹利萍、宋西平。

传统手工技艺蕴涵着人类诸多的发明与创造，是科技含量最高的一类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它下的蛋，要么是实用品，要么是艺术品，要么是实用与艺术兼具的产品。因此，我们甚至可以功利地说，它是非遗中的物质，是有棱有角可以拎走的商品。

本书专述的蜀锦织造、蜀绣和成都漆艺，这三种技艺在古代都有骄人的出色表现，都在某一时代达到过中国乃至世界的巅峰——这是它们灿烂而光荣的共同点。三种技艺的另一个共同点却是令人焦虑的：命运多舛的它们如今几乎都置身在了萧瑟的瓦砾上，尴尬的表情，像亟待抢救的国粹——这与它们当年作为趾



高气扬的大宗国际贸易商俄沿着南丝路、北丝路、海丝路抵达他国异域受到的隆重而盛大的礼遇相比，形成了冰火两重天。

事实上，不仅当年，即或现在，当老外们走下蓝天的舷梯落地成都后，最令他们惊叹和爱不释手的玩意儿，依然为如是的“老三样”。是啊，我们认为土气的、不屑一顾的东西，老外们却认为洋气，并一门心思琢磨如何据为己有。我们认为自卑的东西，老外们却认为太了不起了。

我这样说，不是说老外们说的就一定对。我想表达的意思是，这个区别于那个的标志要求是，一个国家当有一个国家性格，一个民族当有一个民族性格，一种文化当有一种文化性格，一座城市当有一座城市性格，而非遗，而非遗中的非遗，而非遗中的精神，无疑是性格版图中最重要最有光彩的那一部分。

但是，面对血液里流动着传统文脉的绝世技艺，我们也不能故步自封、原地踏步，在“保护为主，抢救第一，合理利用，传承”好的基础上，一定要走“发展”之路。长达数千年的传承中，技艺口传心授的不特是方法、动作和工艺流程，它还是传统世界观、人文精神和审美观念的沿袭。随着生产方式、文化取向与现代艺术审美的嬗变，古老技艺的内容与形式，也存在着在当下文化语境中如何重建现代价值体系的、新的、可能性的不懈探索。

直面技艺，我们必须躬下腰身，谦虚，忐忑，怀有一颗恹实的心。而事实上，最敬畏技艺的人正是操持技艺者自己。对于永无止境的技艺领域，一代一代手工艺大师们毕生的追求是，在一枚针尖上刷新瑰丽。

江水涣涣，群山匍匐。几千年来，不知有多少曾经活跃在朝野上下，与织锦、刺绣、髹漆同等弥足珍贵的手艺已经失传！现在，我们可以责怪古人，但愿后辈不会责怪我们。

以成都锦官城为轴心，以南丝路网络为半径，上下五千年，纵横五万里，三种国家技艺像三只流光溢彩的金丝鸟，就那么飞着，就那么鸣着，蜀地的桑树林和漆树林，是它们筑在高高粮仓上的家园。

一个手艺人将手纹、掌纹、指纹印在自己的手艺上，就像一个皇帝将玉玺印在自己的名字上。当手艺古旧得长出了令收藏家们趋之若鹜、夜不能眠的满脸皱纹时，一个年轻的大臣望见了皇帝内心的波纹。



第一章 (002-037)
从一棵桑树和一棵漆树出发

相较北边、南边、东边，蜀地的太阳确乎疏少了些。那么，蜀锦、蜀绣、漆艺——那些结在桑树、漆树之上的流光溢彩的人文之果，它们的灿烂出世，难道正是对稀贵日光的无尽热爱、长久保存和熠熠反光？

嫫祖，一位年轻漂亮的村姑，俗名王凤。

几乎可以认定，正是蚕丛氏逃亡隐身路线成就了最初的“南方丝绸之路”——蚕丛氏为沿线土著带去了那吐丝如云的天虫。

那连接着此地和彼地、连接着中国和世界的长长的丝绸之路，难道不是无数的蚕吐出的吗？——它真像一条条满腹丝绸的长长的蚕……

丝绸之路正是桑树的一次植物学延伸。

四川是坐落在漆树林中的呢——出入蜀地，漆树林是绕不过的屏障。





- 01. 结在树上的人文之果 004
- 02. 嫫祖：从蜀地到中原的一双手 009
- 03. 蚕丛：从蜀地到西亚的一条虫 015
- 04. 天虫下凡是为蚕 019
- 05. 《陌上桑》及其前置与后缀 025
- 06. 漆树杂记 030



第二章 (038-067)

“天下母锦” 蜀锦的织造技艺

“鹧鸪裘”、“文君锦”、“诸葛锦”等都不是价格最贵的锦——《昭阳趣史》中提到了一种最昂贵的锦品，它是一件蜀锦，叫“七成锦帐”。皇帝用偌大的益州地区整整三年的税金织成的一床“以沉水香饰”之的七成锦帐，才勉强博得美人破涕为笑。

明末清初，四川遭史无前例的战乱，幸好有30户锦工顺应时势，脱下工装换战袍，随张献忠旧部孙可望的起义军沿南丝路到了云南。到清康熙时，部分锦工回到成都，锦城又才响起了发自古蜀锦正脉的“轧轧弄机声”。

在锦类织物组织结构、提花工艺技术和织造方式的演变历史中，蜀锦是世界上唯一经历过以丁桥织机为代表的“经锦”和以花楼蜀锦织机为代表的“纬锦”两大发展阶段的工艺织锦。

以植物色素染锦的纯生态的“草染”之法，正是蜀锦立世的又一重要特质。

蜀江锦院经理钟秉章女士一边带我们参观琳琅满目的蜀锦展品和四台老式花楼木质织机，一边向我们介绍锦工的往昔与今况。

而叶永洲、刘晨曦更是其中的佼佼者——文化部公布的第一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蜀锦织造技艺代表性传承人正是此二人。



第三章 (068-091)

“冠天下”的蜀绣



蜀绣与蜀锦同源蚕桑，具有悠久的历史，二者各持其技，又往往携手同进，珠联璧合，彼此添色，并蒂开放，作为南丝路上的大宗贸易商品，双双被誉为“蜀中之宝”。

明代，当秦良玉纵马驰过，她身着的锦绣战袍在时光中擦出一道瑰丽之光，为蜀绣争得了—个时代的巨大荣耀。

毋庸置疑，于广大业外人士而言，最著名的蜀绣产品是我的朋友况璃的伯父况浩文老先生“制造”的。作为小说《—双绣花鞋》的作者，况浩文制造的那双精美而迷离的绣花鞋，在手抄本、电影和电视连续剧中伫立、走动，扣人心弦又家喻户晓。

蜀绣现有针法12大类，132种，是四大名绣中最丰富者，而70余道衣锦线更是蜀绣所独具。

过去岁月里，中国凡女皆绣的浩大的刺绣场面曾让西方人目瞪口呆。

有趣的是，在刺绣这个女红之业中大显声名的七八十岁的蜀绣老艺人，几乎都是胡子拉碴的男子。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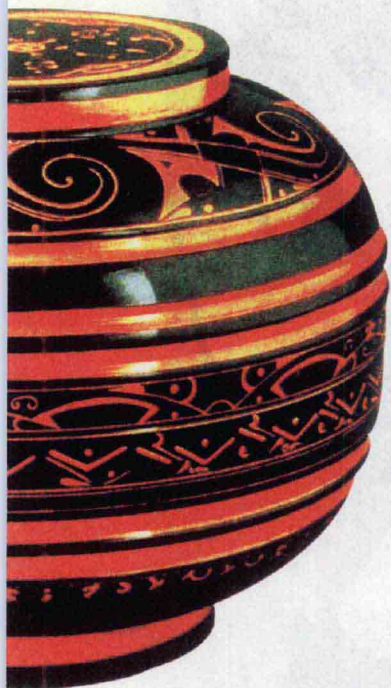
我国第一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代表性传承人中，蜀绣这个项目，只有一人成其为代表人，她就是郝淑萍。加上1993年所获的四川省唯一的“中国工艺美术大师”殊荣，蜀绣大家郝淑萍已成孤峰雪线。





第四章 (092-123)

“雕鏤扣器，百技千工”的成都漆艺



一个阳光还算灿烂的天气里，我去了成都商业街。阴湿的霉味中，我在粗大的楠木表面和黑黝黝的盗口里寻找和感知着一道古代漆光的嘶鸣和乍现。

战国时，新兴的诸侯不再热衷于青铜器，而把兴趣转向五光十色的漆器。魏晋以后，由于瓷器的迅速兴起，成本高的漆器生产数量相对减少。在其平和的产量走势中，漆器反而来了一个高挑，更注重工艺性和艺术性，更注重向代表高尖端水准的珍藏之器、贵族之器和御用之器方面发展。

漆器，这天生就从骨子里带有妖气和毒素而又天生惹人趋之若鹜、怜爱有加的“怪客”，我们该怎样阅览和体味，才能稍稍弄懂一张略为真实的脸？难道漆的魅力，还源于创造者与漆之间永无休止的肉搏？

与北京、扬州、福州、广东阳江齐名的“五大名漆”之一的成都漆器工艺，是我国乃至全世界最早诞生的漆器工艺。

技艺是非物的。非物的技艺是看不见的：是风——因此，那一代一代的捕风者，怎不令我等抬起头来，把他们仰视？

